

中国地域神秘文化小说

· 长篇小说 ·



诡魅湘西

赶尸日记

带您见证尸体如何一步一步“走”回故乡的奇异小说

对于赶尸人的真正考验，除了如何驱控尸体、风水阴阳勘测、巫蛊破解、道符和咒语的使用，还有赶尸路上莫测的诡异和凶险……

翻开这本书，进入古老湘西最神秘、最骇人的赶尸之旅

辰州尸王会 2

一度苍穹 著



武汉出版社
WUHAN PUBLISHING HOUSE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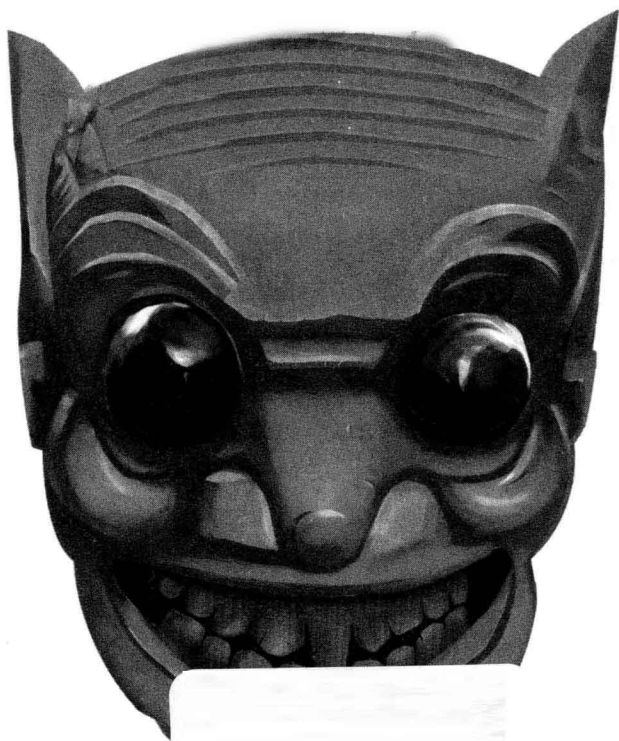
诡魅湘西

赶尸日记

带您见证尸体如何一步一步“走”回故乡的奇异小说

一度苍穹 著

辰州尸王会2



(鄂)新登字08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诡魅湘西: 赶尸日记. 2 / 一度苍穹著. — 武汉:
武汉出版社, 2012.7

ISBN 978-7-5430-6868-1

I. ①诡… II. ①一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2)第071646号

著 者: 一度苍穹

责任编辑: 雷方家

特约监制: 辛海峰 白 丁

特约策划: 小 佛

特约编辑: 于丽丽

封面插画: 张 栋

装帧设计: 柏拉图

出 版: 武汉出版社

社 址: 武汉市江汉区新华下路103号 邮 编: 430015

电 话: (027) 85606403 85600625

<http://www.whcbs.com> E-mail: zbs@whcbs.com

印 刷: 三河市汇鑫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700mm × 980mm 1/16

印 张: 15.5

字 数: 280千字

版 次: 2012年7月第1版 2012年7月第1次印刷

定 价: 29.80元

版权所有·翻印必究

如有质量问题, 由承印厂负责调换。

目 录

第一章 奇异的算命先生 / 001

场面静下来后，算命女子这才问农凡道：“年轻人，我自幼学修以血算命，这人身上的血虽然简单，但血乃人之精华，气之所化。一个人的血，包含着六运三星之意。比观星问卦更能直接地勘测人的命运之道。但我自出道以来，还从未见过像你这般奇异的血脉，敢问阁下的亲人是否也是和你一样？”

回想了一下，农凡说道：“家里除了我，父亲、母亲和爷爷都跟我不一样，今儿要不是你提起，我还从未去想过自己的血会与众不同，不知仙姑以为我这血是凶是吉？”

第二章 与僵尸相斗 / 041

所谓的天谷轮考验，指的就是在这个铁阵擂台里降服五个僵尸，这五个僵尸是用灵符镇住的，等考验一开始，黑衣人就会扯掉僵尸额头上的镇尸符，而进去接受考验的人，可以使用任何手段，但需在一定的时间内重新把镇尸符贴到僵尸额头上制伏僵尸。表面上来看，这种考验似乎简单，实际上这五具僵尸都有一定的气候，如果挨上一下，立刻就会中尸毒，所以对于这些新人来说，无疑是最凶险的一次考验。

第三章 初识赶尸女白晓婷 / 079

农凡并不在意白晓婷的事，他更在意的，是白晓婷头上的那条小灰蛇，不知为何，农凡总觉这条小灰蛇让他有一种莫名的寒意，今晚就要和白晓婷对上手了，得先套套那条小灰蛇的来历。想到这儿，农凡假装漫不经心，问：“对了师伯，白师姐怎么把蛇放在头顶上？她不怕被咬到吗？”

第四章 尸王会最后一场比试 / 123

待时辰差不多时，苗问起身走到看台前缘，接着长篇大论、滔滔不绝地训起话来，他所说的，无非就是希望各派之间要相互扶持，同道中人要互相敬畏礼让，这样才能使赶尸一行在乱世中越加繁荣昌盛。整个尸王会现场的人，恐怕也就只有许秋原一人心中在冷笑：“哼，相互扶持，敬畏礼让，口是心非的无耻之徒，三老之中就你一个已经腐败变质，别以为可瞒得了我草仙道人，黑乌子门派之事，我看八成就是你搞的鬼。”别人自是不知许秋原心中如何作想，但张小洛对许秋原这个师父的一举一动可谓了如指掌，许秋原眼色不善，时不时地瞄一下苗问，这一点小动作立刻被张小洛瞧在眼中。

第五章 胜负未分，再上赶尸路 / 161

听到石络佃的问话，黑衣人走近钢牙，查看一番后，又走到农凡身前，仔细查看了一遍。接着他走了回来，行礼说道：“长老，他们二人皆已昏迷过去，这场比试，双方打成平手。”

“什么？平手！”听到黑衣人的话，石络佃有些吃惊，不但是他，几乎在场的所有人都吃惊不已，平手！这实在太意外了，所有人都知道，自尸王会举办以来，这是第一次在最后一轮的比试中出现平手现象，发生了这种现象，那么谁才是赶尸之王？

第六章 遭遇狐妖 / 201

水门关弊端虽大，但也有一个好处，就是其中无与伦比的防守力度，即使是五尾狐妖，也难以打破这种符阵。一时间，老者也拿农凡没有办法，只好加快火团降下火点的速度，以求早些耗光农凡的灵阳气。而农凡，现在亦是形势凶险，眼下他只有一个办法，那就是祈求苗嫣然或是赤炎可以早些解决对手后来解救他们。

放下农凡与老者僵持着不说，单说苗嫣然后和银狐的打斗。

银狐显露原形之后，其实力远胜于苗嫣然，不过银狐很是忌惮苗嫣然手中的一个撒手锏，那就是可以瞬间冰封住对手的冰蓝蛊，也是因为这个神奇的蛊毒，才将双方的水平重新拉回了原地，一人一妖斗了大半天，什么手段都使绝了，却还是依然无法击败对方。

第一章

奇异的算命先生

以血算命

民国三年，湖南废除府、厅、州建制，辰州即是沅陵县，虽然民间对其称呼改了，不过在赶尸界中，还是有不少人惯称其辰州。

其时神州时局动荡，天下大乱。沅陵镇作为辰州最大的一个城镇，自是免不了遭受波及。不过沅陵镇附着沅江，水上商运必经此地，四周又依山而卧，因此天然资源十分丰富，居住在这里的居民还算得上衣食无忧。

师徒三人一路走走停停，这次他们是抱着游玩之心上路的，见山就登，见河就观，这日子过得倒是自在逍遥，等他们来到沅陵县时，已是一个月后。

师徒三人刚到沅陵镇，农凡和张小洛立刻被眼前一派繁华景象所吸引，这里行人络绎不绝，街道摆放着各种各样的商品，小贩们的叫卖声更是此起彼伏，一声高过一声。街道的两旁，开着许多门面颇华的大商铺，商铺里摆满了各式各样斑斓夺目的商品，比起万山镇，沅陵镇才算得上是真正的城镇。第一次来到这种繁华城镇的农凡与张小洛都看呆

了，一会儿瞧瞧这，一会儿瞅瞅那，看得是不亦乐乎。

来到一家客栈前，许秋原停住说道：“咱们就住在这里吧，师父先去打听打听消息，你们先进去订几间客房。”

农凡和张小洛点着头，正要回话，突然听到远处传来一阵喧嚣声。二人初来乍到，对什么都好奇，什么新奇的事他们都想看一看。

农凡问许秋原道：“师父，那里好像发生了什么事，弟子能否过去瞧瞧？”

许秋原明白这两个徒儿没见过大世面，对一切都充满着好奇，即使要阻止也阻止不了，他点头说道：“你们想去就自个去吧，不过要记住，不许惹是生非。”

许秋原一走，张小洛和农凡相视一笑，两人兴冲冲地跑到人群中一看，原来是个算命的女子摆着一张四方桌子在给人家算命。

这算命女子穿着一身金色素服，系缠红色腰带，戴着一黑色斗笠，面门遮着淡蓝色的面纱，显得神秘兮兮。农凡二人赶来时，算命女子正为一个满脸油光的胖子算命。

二人好奇，挤到前面细观。只见算命女子拿着一把小刀，抓着胖子的手指就是一刺，胖子也喊疼，他将手指朝下，把血滴到桌子上的一个空碗里，接着用嘴吮吮手指，问道：“仙姑，如何？”

农凡瞧着奇怪，问身旁一中年人道：“这位大叔，他们这是在于吗？”

中年人瞅瞅农凡，反问：“小伙子，你是刚到此地吧？”

农凡点点头：“是啊，刚到贵地的。”

那中年人一笑：“难怪你不知道，告诉你，这位就是我们这儿大名鼎鼎的莫仙姑，她的算命之法与众不同，是以血算命，准得神乎其神。你看，这坐着的那位是我们沅陵镇的一个老爷，咱们看看仙姑会怎么说？”

中年人的解释更是让农凡好奇，以血算命，这还真没听说过，会是怎么个算法呢？

只见那算命女子端起碗凑到蓝色纱布下，闻了一下后道：“血气浓烈温热，你最近是否常喝烈酒？”

她不说不要紧，一说农凡和张小洛不由得直皱眉，原来算命女子声音沙哑深沉，乍听之下仿佛垂暮老人一般，听起来令人十分难受。

“是，因为最近诸事不顺，心情不好，酒就喝高了。”胖子回道。

“你这血中尽显燥热之象，浓稠而色淡，味主身，气主寿，色主运。你所说的诸事不顺，该是寿康二事之一吧。”

“是，是，仙姑说得对，我正是为儿子的身体安康担忧，我儿子一年前害了一场怪病，怎么治也不见好转，求仙姑给个指点。”胖子心事被算命女子一语道破，不禁喜出望外，看来这仙姑果真名副其实。

那算命女子闻言从怀中拿出一张黄符，她将黄符盖在碗中血迹上，接着往碗里倒满了水，观看了半天才说道：“你儿子之事我亦无能为力，七天之内，你儿子必死无疑，你准备后事吧。”

胖子闻言就是一愣，他本是满心期待这仙姑能解救他的儿子，没想到这仙姑一出口就说自己的儿子必死无疑。

“你放屁，我儿子怎么会死？我看你就一神棍，看我不砸了你的档子。”胖子好半天才回过神，一想到算命女子的话，他不由得勃然大怒，站起身来就想动手。

“上梁不正下梁歪，花丛三问柳下树。病入膏肓仙难解，莫步后尘自我修。”算命女子也不惊慌，她好整以暇，淡淡地说出四句让人不明的话来。

说来也怪，那胖子本来已经掂起了椅子，听到算命女子的话，他反而停住了手，也不知他想起了什么，忽然从怀中掏出一个银圆丢给算命女子，怅然离去。

农凡与张小洛相视一眼，皆看出对方眼中的惊讶，算命女子虽然说得隐晦，但他们二人却听出词句中的意思。那算命女子说的四句话，意思是指上一辈作风不正下一辈也跟着歪，花丛三问指的应该是逛窑子这档事，估计是那胖子的儿子风流无分寸，害了花柳病。这种病又有谁能治？难怪她直接叫胖子为他儿子准备后事。最后一句应该是劝胖子不可再好这档事，免得步他儿子后尘。

农凡对张小洛说道：“师姐，这人竟能以血推测出这么多事情来，

咱们也试试如何？”

张小洛早有此意，她点头道：“让我先试试吧。”

说着，她坐到算命女子面前，笑嘻嘻道：“仙姑，小女子也来算算命。”

算命女子瞅了张小洛一眼，拿出另一只空碗摆在张小洛面前说道：“若想算命，献血三滴。”

张小洛也不用算命女子动手，拿过刀子对准手指刺了一下，接着往空碗中滴了三滴鲜血。

算命女子端碗凑近一闻，说：“血气淡而后浓，色淡而后深，味烈而腥淡。姑娘不久前受过重伤吧？”

张小洛正吮着手指，听算命女子一语道出她不久前受重伤之事，“咦”了一声说道：“没错，还真准，是受过重伤。不过，你能算出我想问什么事情吗？”

算命女子放下碗，拿出一张黄符放在血迹上，倒满了水细观一会儿，说道：“血遇水而化，透符而起，姑娘血脉不受灵符影响，想必也是道家门人。嗯，遇水即化，柔情蜜意。姑娘问的是“情”字吧？”

张小洛实在料想不到这算命女子这般厉害，她不但说出张小洛的身份，更是说出她内心不为人知的秘事，一想到这儿，张小洛脸色不由得一红，凑近算命女子压低声音道：“小点声音，别让旁人知道，我确是想问感情的将来，你看得出结果吗？”

算命女子一笑：“问君何源处，远在天边近在眼前。”

“你小声点。”张小洛的脸色更添加几分嫣红。

“实话告诉你，你血中气足色不足，色主运，即权、财、缘、分、福、禄这六字运上，人的血色主六运分层次，而你这血色淡而稀薄，六运中偏偏分在分字运上，恐怕有缘却无分啊。”

“什么？这么说我跟他不可能了？”算命女子的话令张小洛不禁脸色大变。

“呵呵，你命中注定必经大风大雨，喜忧参半，即是情字口，也注定磕磕绊绊。”

张小洛顿时泄气，如果这算命女子说得不假，那自己的感情之路岂不是前途一片黑暗？想到这儿，她回头看了农凡一眼，见农凡也正看着她，不禁脸色一红，心道：“唉，自己何时才能向他表达心意呢？”

回过头，张小洛给了算命女子一个银圆，说道：“你算得的确很准，不知有没有解救之法？”

算命女子接过银圆，说：“姑娘的未来，我只赠四句话：风风雨雨生死命，朝朝暮暮爱恨心。悠悠扬扬红尘笑，日日夜夜随君思。”

张小洛一愣，这四句话是什么意思？听着似懂非懂，却又不能完全摸透。

“该我了，师姐，你快起来吧，发什么愣呢？”农凡见张小洛付了钱，知道她已经算完了命，不由得催促道。

听到农凡催促，张小洛收回心神，起身让位，说道：“她算得很准，你也试试吧。”

农凡坐定之后，算命女子随即说道：“这位小伙子，请献血三滴。”

学着张小洛，农凡用小刀刺破手指头，在一只空碗里滴了三滴血。算命女子端起一闻，却意外地没有言语，接着再闻，她还是没有侃侃道来，再一闻，她这才放下碗，问道：“年轻人，你的血还真是特别啊，说吧，你想问什么？”

张小洛奇道：“你不是以血算命吗？怎么还问他？”

算命女子脸上一阵难堪，好半天她才说道：“我一生闻血无数，今天还是第一次闻到这么奇怪的血，他想问什么，我无法推测。”

“他的血奇怪？怎么个奇怪法？”听算命女子说得玄乎，张小洛更是好奇。

算命女子把盛着农凡鲜血的碗放到农凡面前，说：“你们看。”

农凡、张小洛凑近一看，不由得惊呼：“怎么干了？”

原来适才农凡滴下的几滴鲜血，已经完全干枯了。

算命女子说道：“用手指压压看。”

未等农凡动手，张小洛抢先用手指压了下去，原本干涸的血被张小洛这么一压，竟奇迹似的破裂溅开，在碗底留下开花状的痕迹。张小洛

一惊，抽回手指一瞧，在自己的手指头上竟留着一小片红色薄膜。

“你你，师弟，你是……你这是……你……”不但张小洛惊讶得语不成句，就连围观的民众也是响起一片惊呼：“这家伙不是人。”

叩

“什么？我的血怎么了？大家不也这样吗？”农凡见众人一脸惊恐地看着他，直感众人莫名其妙。打小他就认为天底下所有人的血都这般模样，今儿被众人指为异数，他有点蒙了。

“什么一样，谁告诉你大家的血都跟你的一样？你难道不知道你的血与众不同？”张小洛眼露异色地看着农凡，她实在难以想象，怎么会有这么迟钝愚蠢的人？

“大家快来看，有个怪人啊。”人群中，议论纷纷，好事者已经高声呼喊，欲想招来更多人观看。

随着围观的人逐渐增加，场面也开始混乱起来，许多人指着农凡，一副看异物模样，有的对着旁人说：“这小子的血有膜，真是奇怪啊。”

随着人群急速扩大，对农凡指指点点的人越来越多，就这种气势，差点没把农凡吓趴下，这倒好，刚来沅陵县还不到半天，自己就被千夫所指，成了怪人。

算命女子一瞧场面有点失控，不由得一喝：“你们这般吵闹，是想不让我做生意了，是也不是？”

众人这下子终于不敢再说话了，虽然心里犯嘀咕的仍有不少，但谁也不敢再出声，看情形，算命女子在众人中的地位实在不低。

场面静下来后，算命女子这才问农凡道：“年轻人，我自幼学修以血算命，这人身上的血虽然简单，但血乃人之精华，气之所化。一个人的血，包含着六运三星之意。比观星问卦更能直接地勘测人的命运之道。但我自出道以来，还从未见过像你这般奇异的血脉，敢问阁下的亲人是否也是和你一样？”

回想了一下，农凡说道：“家里除了我，父亲、母亲和爷爷都跟我不同，今儿要不是你提起，我还从未去想过自己的血会与众不同，不知仙姑以为我这血是凶是吉？”

算命女子沉默了一阵，半天才说道：“我曾听家师说过，天下血脉中，唯三种最为特别：红黑色的黑血，其者权势滔天；铁锈味的铁血，其者霸王无敌；腥重的赤红血，其者富可敌国。这三种血万中无一，本是百年难遇。想不到你的血更为特别，以我的本事，只能堪算你的运势，其他皆无法勘测。”

听算命女子无法推算自己的命运，农凡也觉得无所谓，本来他只是玩玩，并不较真。算命女子既然说只能勘测运势，那就问运势吧，想到这儿，他问道：“我想问这几天运势如何？”

张小洛一听就明白农凡这小子问运势是因为尸王会之事，一路上自己和师父游山玩水的，就他一人每到一歇脚处都苦练不休，看来他这次是动了真格的。

算命女子闻言从怀里掏出三张灵符，她先捏了一张，抖手一晃，黄符即刻自燃起来，接着她将燃烧起来的黄符丢到碗里去。不等灵符烧完，又捏着另一符一抖，黄符顷刻而燃。等两符烧成灰，她把剩下的一张符盖在碗面上，口中念念有词，一念就是好半天。

张小洛和农凡听着，心说：“这都是些什么咒语啊？像鬼话一般，自己就从未听说过这种咒语，真是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啊。”

等了多时，算命女子突然运指成剑，一指碗面对着黄符一喝，黄符应声而浮，停在碗面一尺之处旋转不停。农凡和张小洛往碗底一瞧，此时碗底的灰烬和血迹已是搅成一团，在碗里旋转不停，煞是神奇。

算命女子不理睬盘旋的黄符，拿起水壶往碗里加水，待水一加，盘旋的黄符突然停势落下，盖在旋转的水面上，算命女子见势急忙从怀中掏出一张无字黄纸，接着往碗面上盖了下去，转眼间，干燥无字的黄纸犹如盖在水印上一般，一个字符模样的痕迹凸显出来。

众人好奇，大家和农凡、张小洛凑近一看，原来黄纸上多了个“叩”字样的水迹。

“这是什么意思？”农凡看了半天也看不出什么名堂。这字指的是什么？难道是要叩拜谁吗？

算命女子一叹：“这是我请用天机问术，天机所表乃深奥无比，我也无法参透，但于天机所道，必是未来所展。年轻人，天机所道还须你自己参悟，旁人是帮不了你的。”

农凡一脸困惑地看着算命女子，心里琢磨：“真有这般神奇？只是替我算命，竟然扯到天机上去，我说这该不是唬人的吧？”

虽然他的心里是这么想着，可表面上他也不好说什么，毕竟经过算命女子才知道自己的血与众不同。

想到这儿，农凡掏出十个铜板，递到算命女子面前，有些羞涩：“谢谢仙姑替小子算命，不知这些钱够不够？”

围观的人一看，立即嚷嚷起来：“小子，你看不起仙姑吗？仙姑替人算命一向收一个银圆作酬劳，就你这几个钱也敢来算命！”

农凡一听脸色不由得一红，没办法啊，他没有钱啊，这十个铜板还是上次赶尸时收的红包，自己身上就只有这么多钱了。他拉了一下身旁张小洛的衣袖，示意替他挡挡账。张小洛见状一笑，真亏他没有钱还敢来凑热闹。

张小洛刚想从腰包里掏钱，却被算命女子摆手制止：“小姑娘不必了，这次我不收钱。”

农凡一愣：“你不收钱？”

算命女子点点头道：“我算不出来的命，一向不收钱。”

农凡心中一喜，能免费算命自己是求之不得，他也不客气，把十个铜板收起来，笑道：“既然如此，那小子多谢仙姑了。”

说着，他站起身来，冲着张小洛使了个眼色后就想离开。

“等一下。”两人刚迈出一步，算命女子突然叫住他们。

“什么？不是不要钱吗？”农凡一听就不乐意了，以为算命女子反悔想收钱。

算命女子也站起身来，她从怀里拿出一小空竹罐，走到农凡身前，鞠躬一礼说道：“虽然我算不出你的命运，但这皆是因你血脉特别所

致，所以……我有个请求，还请阁下答应。”

农凡看了算命女子手中的空竹罐一眼，心中一悟，明白算命女子的意思。他也不答话，一把抢过算命女子手中的空竹罐，接着走到桌子旁，拿起小尖刀，往手指一刺，将鲜血滴进空竹罐里。滴了好几滴鲜血后，他吮着手指，把空竹罐递给算命女子。

算命女子没想到农凡这么轻易地就肯献出鲜血，心中不由得对农凡产生几分好感。把竹罐小心翼翼收好后，她问道：“敢问阁下尊姓大名？家居何地？”

听到算命女子问话，农凡和张小洛相视一眼，都不知道算命女子问这个想做什么。算命女子见两人脸露疑惑，急忙解释道：“我对阁下血脉好奇，回去后自会翻书查阅，一旦查到阁下血脉的来龙去脉，定当登门相告。”

了解了算命女子意向之后，农凡回道：“免尊姓农，我叫农凡，小子与师父住在万山镇郊外绿叶庄里。不过因事时常不在庄上。”

算命女子倒也干脆，回道：“不碍事，若是拜访时你们不在家，我自会等到你们回来而止。”

说罢，她向两人行了别礼，自个儿走到桌子旁，一边收拾东西一边对围观人群说：“今儿到此为止，我有急事，大家散了去吧。”

围观的人群一听，立刻从中走出几个人来，哀求道：“仙姑，您替我们算了命再走吧。求您了。”

“以后再算。”算命女子根本不理睬这几人的恳求，收拾好东西，走出人群扬长而去。看着算命女子离去的身影，这几个人好一阵呆愣，自己可是等了好半天时间啊。都是那个奇怪的人才让仙姑走的。想到这些，这几人纷纷回头怒视农凡，心里头咒骂不停。

农凡被这几人瞪得一阵发寒，他明白这几人是将算命女子离开的账算在自己的头上了，眼下还是离开为妙，免得惹是生非，想到这儿，他碰了碰张小洛的肩膀，低声说道：“师姐，咱们快离开这里吧，师父也该回来了。”

张小洛一笑：“犯众怒了吧你，好吧，咱们回去。”

本来张小洛还想再溜达一下，不过以农凡现在的情况，怕是走到哪儿都会被人指指点点，虽然可惜，不过张小洛还是顺了农凡的意思。

两人挤出人群，疾步朝客栈走去，刚走进客栈大门，两人一眼就看到许秋原一个人坐在大厅靠窗的一张饭桌旁，正在悠闲地喝着茶。

客栈的店小二见有客人进来，吆喝了一声，上前打招呼：“两位客官里面请，是住宿还是吃饭？”

农凡指指许秋原，说道：“我们和那位是一伙的。”

店小二回头看看许秋原，笑道：“原来道长要等的人是你们，两位请，道长等了许久。”

张小洛好奇，听店小二语气他似乎认识许秋原啊，她问道：“你认识那位道长吗？”

店小二神色得意，抬头挺胸道：“在这里谁不认识草仙道人，道长神通广大，道法高深，专降妖除魔。帮我们掌柜的解决过不少问题，每一次他来到沅陵县都是在我们这儿住的。”

“你知道他是干什么的吗？”农凡一听就是一愣，自己的师父就是一个赶尸人，没想到竟会受到如此崇敬，莫非对方不知他的真正身份？

那店小二一听脸色一沉，仔细地打量农凡二人，疑惑道：“你们不是和道长一伙的吗？难道不知道长是干什么的？”

农凡刚想解释，那边许秋原已经看见他和张小洛了，他招招手，高呼道：“你们去做什么了？还不过来。”

店小二见许秋原对眼前两位年轻人似是十分熟悉，不再怀疑，赶紧请农凡二人入座。替二人倒了茶后，店小二问道：“三位想吃些什么尽管说，掌柜说了，一切由他请客。”

赶鸭子白老道

许秋原也不客气，点了一些菜后，再向店小二要了几间上房。

等店小二下去后，许秋原这才问道：“你们刚才做什么去了？”

张小洛一笑，把刚才所发生的事情讲叙一遍。当然，她自己算命的结果是不会说出来的。

许秋原一边喝着茶，一边细听着张小洛的叙述。等到饭菜都端上来，张小洛也讲完了。许秋原把茶杯放下，疑惑道：“哦，这么说这世上真有以血算命的高人了，如果有机会，为师倒也想见识见识。不过……”说到这里，他停了一下，用手指着农凡喝道，“谁让你把自己的血给那奇怪的女人了，你难道就不知道一些邪魔妖道可以以血作怪吗？你就这么把你的血给了一个来历不明的女子，我告诉你，哪一天要是你突然死得不明不白，可别怪为师没提醒你。”

许秋原的担心并非空穴来风，一些茅山术或者蛊术都能作法祸害血的主人，比如茅山术，其中有一门叫替身术，作的就是把要害的人的血注入一些动物身上，施以道家法咒，就能使对方行为失控，变得跟所作法的那只动物一样的行为。又如蛊术，蛊术之所以令人闻风丧胆，其原因就是蛊术的神秘诡异，一旦中了蛊，如不是知道解法如何的话，那中蛊的人下场会相当凄惨，而真正了解解蛊之法的，除了下蛊人外，也就只有那些少数的苗族长者。

农凡与张小洛毫无心机，他们根本就没有想到这一点，经许秋原这一提醒，两人才恍然大悟，最害怕的当然是农凡，那算命女子拿走的可是他的血。

“师父，没那么严重吧，我跟那算命女子无冤无仇的，她没理由祸害我啊，也许真如她所说，只是为了查查我的血而已。”

“哼，人心难测，你凭什么断定她不会害你？你……”许秋原还想大发训语，客栈的掌柜走了过来，他恭敬地向许秋原行了一礼，说道：

“许道长，不知这次你想住多久？”

许秋原回了一礼，说道：“王掌柜，贫道这次有急事在身，不会久留，就住一晚，你放心，你说的事贫道会为你准备妥当，明天我们启程时自会交给你。”

那掌柜闻言脸上立刻浮起欣喜之色，一边连连道谢，一边吩咐店小二加菜。等饭桌再也摆不下菜盘子时，掌柜这才笑嘻嘻地退了下去。